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五十五

列傳三十三

鑲白旗漢軍李鐸撰

鄭諸臣傳

公孫申 公子班

公孫申字叔申

某公子未詳

襄公十八年

成四年

薨悼公即位

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愬于楚楚不直公公

于是叛楚即晉及悼公薨成公即位貳于楚成公三年

年成九晉執公于銅鞮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

立君者而紓晉使勿亟遣使請晉晉必歸君冬我圍許公子班

者字子如鄭公子也某公子未詳班聞申之謀明年立公子

繻國人殺繻立成公大子髡頑班奔許夏五月晉歸成

公公討立君者殺申及其弟叔禽七年成十三年夏六月夜

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

公子駢帥國人從而盡焚之殺班及班弟子驪班子孫

叔驪子孫知左傳

公孫揮

公孫揮字子羽

某公孫未詳

揮為行人事簡公簡公十七年

襄二十四年

揮如晉聘十九年

襄二十六年

賞入陳之功公孫舍

之八邑公孫僑六邑僑辭曰臣之位在四且舍之之功

也固予之受三邑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自

而下隆殺以兩為數位在四而受次卿之賞非禮也故曰讓不失禮

二十二年

襄二十九年楚

康王卒郊教即位公子圍為令尹揮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二十五年

昭元年

楚公子圍來

聘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國人惡之使揮
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公孫僑患之使揮辭

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墦聽命

欲于城外除地為墦行昏

禮

圍使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

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
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御也不寧唯是又使
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
之揮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

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

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

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訖及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陳

戈前衛離陳也魯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罕虎曰二執戈

者前矣禮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公孫歸生曰蒲宮有前言特解蒲為宮

以自殊異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揮

曰假不反矣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言公孫黑殺良

霄將為國難

揮曰當璧猶在

謂楚棄疾有當璧之命

假而不反子其無

憂乎齊國弱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昭曰不憂何成

二子樂矣衛齊惡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向戌曰大

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

矣

義取暴虎馮河之可畏故不敢譏公子圍

退會揮謂罕虎曰叔孫絞而婉

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

公孫歸生

持之皆

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昭

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左傳

禘竈

里析附

禘竈鄭大夫簡公二十一年襄二十八年竈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

楚惡之

歲星棄星亂之次谷在左枵失次于北禍衝于南南為朱鳥鳥尾為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

周楚受其咎

是年周靈王崩楚康王死二十三年襄三十四年國人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五十五

四

殺良霄初公孫董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

過伯有氏

良霄

其門上生莠揮曰其莠猶在乎

伯有侈以莠喻

之言不能久存

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竈指之曰猶可以

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

歲星十二年而一終言歲星不再及降婁伯有必先亡也

及

其亡也歲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三十三年

昭九

年

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

亡公孫僑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陳顛項之後故屬水

火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

楚先祝融為火正王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

陳也

水得妃而興陳興則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楚衰故曰逐楚建陳妃

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三十四年

昭十年

有星出于婺女竈言于僑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

歲在顛頊之虛

謂玄枵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

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妾女為既嫁之女邑姜齊之既嫁

女妖星在婺女居玄枵之維首而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二十八宿四七

戊子逢公以登

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曾以戊子日卒登卒也星斯于

是乎出

逢公死之先妖星出妾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

吾是以譏之及期

晉平公卒簡公薨事定公定公五年

昭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

辰

房心尾也

竈言于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

玉瓚鄭必不火僑弗與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竈曰不

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請用之僑不可游吉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火子何愛焉僑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

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僑曰

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良弗及也國遷其

可乎僑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折死矣未莖
僑使輿三十人遷其柩里折亦鄭大夫也

左傳

裨諶

馮簡子附

裨諶鄭大夫簡公二十二年

襄二十九年

公孫黑將伐良霄

大夫和之盟于伯有氏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

子與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馘蔑曰政將焉往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

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即良

子西即世將馬辟之天禍鄭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

定也

不然將亡矣謀

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又有馮簡子者能斷大
事故公孫僑有事與謀謀于野而使馮簡子斷之

左傳

渾罕

渾罕字子寬鄭大夫簡公二十八年

昭四年

公孫僑作邱

賦

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僑別賦其田益如魯之田賦履畝而賦也

國人謗之曰

其父死于路已為螿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罕以告

僑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
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
恤于人言吾不遷矣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
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
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
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左傳

論曰子金立圍而晉惠歸元咺奉叔武而衛成復申謀
改立乃所以反其君也然國君惡貳討功以罪益十九

馬僑作邱賦實啟利塗商書曰罔以辨言亂舊政又曰以常舊服正法度詎渾罕有聞而國氏昧之耶政由時變壹切而已

夫人傳

武姜

莊母

鄧曼

莊夫人

雍姑

莊妾

武姜申女武公夫人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段將襲鄭武姜將啟之公伐段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告潁考叔考叔曰君何患

馬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左傳

鄧曼鄧姓祭仲足有寵于莊公公使為御仲足為公娶鄧曼生昭公雍姑宋雍氏女莊公妾生厲公

左傳

文芊

姜氏

文夫人

燕姑

陳媯

江氏

蘇氏

文妾

文芊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並文公夫人文公三十五年

僖二十二年

楚子伐宋還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

師縉

樂師

示之俘馘遂入享于鄭享畢夜出芊氏送于軍

以二姬歸楚穆公元年

僖三十三年

楚伐我將納公子瑕瑕

死芊氏斂而莖之郟城之下

左傳

燕姑南燕氏女文公之賤妾也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

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國香人服媚之如

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

子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

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左傳

陳媯陳女初為子儀妻子儀遇弒文公報之

漢律淫季父之妻曰

報

生子華子臧又娶于江生公子士又娶于蘇生子瑕

子俞彌

左傳

亂臣傳

共叔段

公孫滑

公父定叔

公子呂附

共叔段者武公之子莊公同母弟也母曰武姜武姜生

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段欲立之

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段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段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可矣厚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段完聚繕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武姜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公子呂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段出奔共
段之子曰公孫滑段之亂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我取
廩延明年我伐衛討滑亂段之孫曰公父定叔定叔黨
祭仲祭仲殺雍糾逐厲公及厲公再入後二年莊十
六年公
治與于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剛強鉏定叔出奔衛三
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

月也就盈數焉卒諡曰定左傳

公子呂字子封某公子未詳

祭仲

祭仲字足又曰仲足為祭封人事莊公有寵使為御武公及公為平王御士王貳于虢平王崩周人遂畀虢公政莊公二十三年隱二年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二十六年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我仲敗燕師于北

制三十七年桓五年桓王奪公政公不朝王以諸侯伐我

公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夜公使仲

勞王且問左右三十八年

桓六年

大子忽敗北戎齊人將

妻之忽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

公子

子突子
疊子儀

皆君也弗從四十三年

桓十一年

莊公薨大子

忽立是為昭公仲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仲立之宋雍

氏女雍姑生子突雍氏有寵于宋宋誘仲而執之曰不

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

之是為厲公昭公奔衛

公羊賢祭仲以為知權也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
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有權者祭
仲是也穀梁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穀梁說是

厲公四年

桓十五年

仲專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

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
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而室而將享子
于郊吾感之以告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厲公出奔

蔡昭公入昭公立二年高渠彌弑之立子亶子亶元年

桓十八年

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

而輟高渠彌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仲卒傅瑕弑子

儀厲公復入

左傳

尉止 司臣 堵女父 侯晉 子師僕

尉翮 司齊

堵狗附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並鄭士也公子駢與尉

止有爭簡公三年

襄十年

諸侯伐我師于牛首將禦諸侯

之師公子駢黜其車抑之曰爾車非禮也尉止獲囚俘

又與之爭弗使獻駢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焉故五族羣聚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公子

駢殺公子熙公子
狐等事見駢傳

冬十月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

之朝殺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刳公以如北宮國人攻

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翩司齊奔宋翩尉止子齊司臣子也八年

襄十年

我納賂

于宋以請餘盜公孫黑為質馬宋歸堵女父尉翩司齊
良司臣而逸之託諸魯我醢堵女父尉翩司齊宋復歸
司臣堵女父之族有堵狗者娶于晉范氏既醢堵女父
遂奪狗之妻歸諸范氏

左傳

論曰予讀叔于田之詩以為民歸段仁及審其行而後
知其愚也夫段武姜寵子也陷而辟之害恩弗辟害義
莊公蔓草其弟滋蔓焉而後蘊崇艾雜之曰是得罪于
天子無與也嗟乎段誠愚而莊亦忍矣是故天王殺其

弟佞夫弟之者罪王也鄭伯克段于鄆不弟之者段不弟鄭伯不弟之所以深罪鄭伯也

逆臣傳

高渠彌

傅瑕

高克附

高渠彌即高伯事莊公為御莊公三十七年

桓五年

桓王

伐我渠彌以中軍敗王于緇葛初莊公將以渠彌為御

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立懼其殺已也二年

桓十七年

弒昭公立公子疊明年齊人殺子疊而輟渠彌傅瑕初

事子儀為大夫子儀十四年

莊十四年

厲公自櫟侵鄭及大

陵獲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夏六月
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高梁彌
之後高克為文公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使
克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克奔陳鄭人為
之賦清人左傳

公子歸生 公子宋

公子歸生字子家公子宋字子公並鄭大夫也事穆公
穆公三年文二歸生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取汪及彭衙

十四年文十三年魯侯朝晉還公會之請平于晉與魯侯宴

于棊歸生賦鴻鴈

義取哀恤鰥寡

季孫行父賦四月

取行役踰時

歸

生賦載馳之四章

取有急欲助

行父賦采薇之四章

取豈敢定居示

許為鄭還晉

公拜魯侯答拜二十一年

宣二年

歸生受命于楚

伐宋及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樂呂穆公薨靈

公即位靈公元年

宣四年

楚人獻鼃于公公子宋及歸生

將見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向日我如此必嘗異味

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

夫龜召宋而弗與宋怒染指于鼎當之而出公怒欲殺
宋宋與歸生謀先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
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夏弑靈公襄公即位宋既弑君
謀從晉以求媚襄公三年宣七年及晉平宋襄公會諸侯
盟于黑壤五年宣十年歸生卒國人討靈公之亂斲歸生
之棺而逐其族改葬靈公左傳

公子駢

子駢

公子駢字子駟穆公之子也歷事靈襄悼三公為御成

公三年

成九年

晉執成公公子班立公于緡國人殺緡立

成公大子髡頑公于班奔許明年駢為質于晉成公歸

七年

成十年

公于班入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駢帥國人

盟于大宮從而盡焚之殺班十年

成十年

我叛晉駢從楚

子盟于武城夏晉伐我我使告于楚大夫姚句耳與往

楚救我過申句耳先歸駢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

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楚師敗績十一年

成十年

駢侵

晉虛渭十四年

襄二

公有疾駢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

為鄭故親集矢于其目若背之是棄力與言也秋成公

薨僖公即位公子喜當國公子發為司馬駢為政晉師

侵我諸大夫欲從晉駢曰官命未改

不欲違成公意

冬乃及晉

平僖公五年

襄七

公將會諸侯于鄒駢相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駢使賊夜弑公而以瘧疾赴于

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簡公元年

襄八

羣公子以

僖公之死也謀駢駢先之辟殺公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子狐之子孫擊孫惡出奔晉冬楚伐我馱欲從楚曰周
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
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
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
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
罷病不亦可乎公孫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
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五會謂雞澤戚城
榑鄆邢邱

今將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

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御和睦必不棄鄭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
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駢曰詩云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二年
年 晉伐我我成將盟六卿皆從公晉為載書曰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
此盟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

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攸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冬楚伐我駢又將及楚平諸大夫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駢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

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
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三年襄十尉司五族作亂殺馹

于西宮之朝

左傳

論曰渠彌傳瑕之賊君救死也若夫動口腹之欲以成
惡不亦惑乎夫逆德大惡也弑君顯辟也死而可逃斲
棺其已乎馹之無上不以國誅而死西宮之盜幸矣

尚史卷五十五